

陈子展著

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

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

上海书店印行

1209/25

印
行

自序

中國自戊戌政變開政治上新舊之紛爭，浸假而預備立憲，浸假而辛亥革命，浸假而有國民革命軍之興，醞釀而成今日政治上社會上全盤混亂之變局。同時影響及於文學，而開文壇上新舊之分野；由是而「詩界革命」，而「新文體」，而「小說界革命」，而「文學革命」，最近復有「革命文學」之紛呶。夫惡亂而求治，人類之恆情也；亂極而復治，歷史上之慣例也。中國之政治之文學，至今日而紛亂極矣！有軌則有秩序之新局面，行見於此紛亂之舊墟，逐漸爬梳開拓而成，是即未來偉大之新中國，而爲吾人所喁喁期

待者。願促此新中國之實現，其責任仍屬嗚嗚期待新中國之吾人，則吾人何幸而生斯時斯地？將如何自負而自勵乎？

余性近文藝，徒以迫於生計而未嘗專精致力；素不好過問政治，而政治之紛亂，每使余求斗筲之食而亦不安。今年春，避亂滬上，得與老友田壽昌先生共晨夕，研討觀摩，而終身從事文藝之志以決。暑期南國藝術學院設近代文藝講座，壽昌以講授『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』相屬，勉爲應命，每週講授二小時，閱六週而藏事。講義初擬用胡適之先生所著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而略附鄙見；繼以其爲申報五十年紀念而作，故分割時代不得不如此，又以其偏重白話文學，故立論不得不不如彼；與鄙見頗有出入，始別爲講稿，隨

蒐集材料，隨聯綴成文。復隨印隨講，無暇詳加審覈。其間或作或止，先後約竭旬日之力而成是編。初非有意爲書問世，而殺青乃若是之偶然也！

陳子展，一九二八，九，五，於上海。

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

自序

目錄

一	近代文學從何時說起·····	一
二	詩界革命運動·····	六
三	宋詩運動及其他舊派詩人·····	三〇
四	詞曲價值的新認識·····	五二
五	小說界革命之前後·····	六八
六	桐城派古文及其他·····	九九

七	從時務文學到政論文學·····	一一四
八	翻譯文學·····	一三二
九	十年以來的文學革命運動·····	一六四
後記·····		一九四

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

一 近代文學從何時說起

田先生要我講『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』當時我勉強答應了。但是這裏所謂近代究竟從何時說起？我想來想去，纔決定不採取一般歷史家區分時代的方法，斷自『戊戌維新運動』時候（一八九八）說起。換句話說，就是最近三十年。這個我也可以說出一點理由，除了講演時間不多，不能長劃時代之外。

中國自經一八四〇年（道光二十年）鴉片之戰大敗於英，

割地賠款並開五口通商；又經一八六〇年（咸豐十年）英法聯軍攻破津京，燒掠圓明園；中間又曾任用洋將統率洋槍隊（常勝軍）打破太平軍；自是顛覆腐敗的滿清政府漸漸知道歐美各國的利害。於是於一八六一年（咸豐十一年）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，於一八六七年（同治六年）設同文館，於一八七七年（光緒三年）遣派留學生於英法，加以這個時期琉球……等諸藩屬先後喪失。尤其是一八九四年（光緒二十年）爲着朝鮮問題與日本開戰，海陸軍打得大敗，以致割地賠款，認罪講和。當時全國震動，一般年少氣盛之士，莫不疾首扼腕，爭言洋務。光緒皇帝遂下變法維新之詔，重用一般新進少年，是爲『戊戌維新運動』。這個運動

雖遭守舊黨的反對，不久即歸消滅，但這種政治上的革新運動，實在是中國從古未有的大變動，也就是中國由舊的時代走入新的時代的第一步。總之從這時候起，古舊的中國總算有了一點近代的覺悟。所以我講中國近代文學的變遷，就從這個時期開始。

時勢思潮互為影響。戊戌變政，同時國內的思想界也起了極大的變動。我們要講中國近代文學的變遷，實在這個時候真是中國文學有顯明變化的時候。第一，這個時候纔知道要廢八股，文人纔漸漸從八股裏解放出來。固然我們也知道八股文試帖詩是為科舉考試而作，不是文學；但是這種考試文體不廢，於文學發展上有極大的障害。當時楊深秀奏請釐正文體，說：

竊自取士之法未善，用非所學，學非所用，制義括帖，消磨人才。因有欲變科舉，廢四書文者。臣竊惟制義之科，行之已數百年，沿襲至今，適承其敝。……查經義之體，肇自宋代。……明世沿習日久，防弊日周，於是創爲代聖立言之說，謂不得用秦漢後之書，述當世之事，奪微言大義之統，爲衣冠優孟之容，誣已說爲古言，侮聖人而不顧。於是束書不觀，爭爲謬陋文體。……有明中葉以後，始盛行四股、六股、八股，破承起講之格。……格式既定，務使千篇一律，稍有出入，卽謂之不如格。是以習舉業者，陳陳相因，塗塗遞附，黃茅白華，一望皆同。限以三百七十字數，拘以上犯下犯之手法，雖胸有萬卷，學貫三才，亦必俯就格式，不許以一字入文。其未嘗學問者，亦能揣摩聲調，敷演講章，弋獲巍科，坐致高位，是使天下之人相率於不學也。

他這篇奏摺很長，這裏不過節錄一小部分。他說八股文之害，使人束書不觀，使天下之人相率於不學，真是針針見血，何等痛快！

當日一般士子除四書講章以外無學問，入股試帖以外無文章，名爲文人其實有幾個懂得文學！第二，這個時候纔開始接受外來的影響。中國的文學固然自有紀錄以來就代有變遷，但與國外學術不大發生關係。只有魏晉以後，受到一點印度佛學的影響。到了這個時期，譚嗣同、梁啟超一般人所倡的『新文體』與『詩界革命』又很顯然的受到外來影響，並爲後來文學革命建立了一個根基——這也是我講中國近代文學要從這個時候講起的一個理由。

我在此地須得加以說明的，便是：我在這裏所講的近代，斷自

戊戌維新運動，這個時代區分，雖然除了像普通一般歷史家所說的爲着敘述便利起見以外，還有種種理由，但是我們須知道要分割時代，使它截然兩斷，正好像抽刀斷水一般的難。我在這個講演裏雖然如此區分了講題上的所謂近代，但這個近代對於過去，對於將來，無論如何，總有承上起下，承前接後的關係，希望諸君要注意的。

二 詩界革命運動

戊戌維新運動的主要人物，他們是新的政治家，同時也都是青年的詩人，如康有爲，譚嗣同，林旭，楊銳，劉光第，楊深秀，梁啟超都

能作詩。其中只有康有爲、梁啟超亡命海外，其餘都爲他們的主張犧牲了性命。那時譚嗣同和夏曾佑、梁啟超諸人讀了一點「格致」的書，讀了由西文譯過來的新舊約聖經，又懂得一點西洋歷史，所以他們作的詩，常常用這類的東西做詩料，倡爲「詩界革命」。他們不徒想把政治革新，還要鬧着詩界革命，怎能不叫當日那些守舊黨嫉忌他們的野心，驚駭他們的大膽？這類新詩料在舊派文人看來，自然既不如自然界風雲月露的空靈，又不如詩騷爾雅裏草木蟲魚的典雅，更不比社會間忠孝義烈的有關名教它的好處，就是新奇，不腐臭，不庸濫，但用得不好，也有壞處。梁啟超飲冰室詩話云：

復生自意其新學之詩。……當時所謂新詩者，頗喜擷新名詞以自表異。丙申丁酉間，吾黨數子皆好作此體。提倡之者爲夏穗卿（曾佑）而復生（譚嗣同）亦慕嗜之。其聽金陵說法云：『網倫慘以喀私德（Cage），法會盛於巴力門（Parliament）。』又贈余詩四章，中有『三言不識乃雞鳴，莫共龍蛙爭寸土。』苟非當時同學者，斷無從索解。蓋所用者乃新約全書中故實也。其時夏穗卿尤好爲此體。柳贈余詩云：『滔滔孟夏逝如斯，聖文王鑒在茲。帝殺黑龍才士隱，書飛赤鳥太平遲。』又云，『有人雄起琉璃海，獸魄蛙魂龍所徒。』此皆無從臆解之語。當時吾輩方沈醉於宗教，視數教主非與我同類者。崇拜迷信之極，乃至相約作詩，非經典話不用。所謂經典者，普稱佛孔耶三教之經。故新約字面，絡繹筆端焉。……

穗卿有絕句十餘首，專以隱語頌教主者。……憶其一二云：『冰期世界太清涼，洪水茫茫下土方。巴別塔前分種教，人天從此感參商。』……當時在祖國無一哲理。

政。法。之。書。可。讀。吾。黨。二。三。子。號。稱。得。風。氣。之。先。而。其。思。想。之。程。度。若。此。

此類之詩，當時沾沾自喜；然必非詩之佳者，無俟言也。吾彼時不能爲詩，時從諸君子後，步學一二，然今既久厭之，穗卿近作殊罕見……瀏陽（指譚）如在，亮亦同情。

他們這種新典故的詩，取材既然狹隘，人家又不容易懂得，他們的『詩界革命』自然要受一番挫折。可是我們要了解他們是生在外來學術輸入中國，不過一點半滴的時候，盡其最善之力，只能做到如此。同時我們還得佩服他們革新的精神，向詩國冒險的精神！並且譚嗣同自己所謂三十以前『舊學』（譚被殺時年三十二），其中亦不少佳品。現在我只錄出他在獄中的絕筆詩。

望門投止思張儉，忍死須臾待杜根；我自橫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膽兩崑崙。

譚夏的『詩界革命』在以新典故代替舊典故，好像徒以新軍閥代替舊軍閥的革命一樣，自然不澈底，自然要失敗；但是當時的詩界革命運動，却已另尋一條出路，飲冰室詩話說：

過渡時代必有革命。然革命者當革其精神，非革其形式。吾黨近好言詩界革命，雖然，若以堆積滿紙新名詞爲革命，是滿洲政府變法維新之類也。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，斯可以舉革命之實矣。

近世詩人能鎔鑄新理想，以入舊風格者，當推黃公度。

公度之詩獨闢境界，卓然自立於二十世紀詩界中，羣推爲大家，不容誣也。

這裏所說的黃公度就是人境廬主人黃遵憲。他做過二十多

年的外交官，曾到過日本英美南洋。不錯，他的詩，真如梁氏所說，獨闢境界，能鎔鑄新理想，以入舊風格，自是當時一個大詩人。他的雜感五篇之一云：

大塊鑿混沌，渾渾旋大圓，隸首不能算，知有幾萬年？
羲軒造書契，今始歲五千，以我視後人，若居三代先。
俗儒好尊古，日日故紙研，六經字所無，不敢入詩篇。
古人棄糟粕，見之口流涎，沿習甘剽盜，妄造叢罪愆。
黃土同搏人，今古何愚賢！即今忽已古，斷自何代前？
明窗傲琉璃，高爐煮香煙，左陳端溪硯，右列薛濤箋。
我手寫我口，古豈能拘牽？即今流俗語，我若登簡編，五十年後人，驚爲古斑斕。

他攻擊俗儒尊古賤今的歷史觀念的荒謬，他宣布他們沿習剽盜的文學作品的罪狀，他敢用六經所無之字入詩，他只想做到